

舌战成都

张樯

驱车驶入成都市区，进入眼帘里最多的恐怕就是食街餐馆了。有人曾形容香港是银行多过米铺，而在成都，食街餐馆却是压倒一切的存在，其密集程度可以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”来形容。这些食街餐馆五花八门，往往都取了勾引馋虫、让人胃口大开的名字，其中“好吃街”“好吃店”最为常见，一次次从眼前闪过。别的城市的食街或餐馆自然也会冠以“好吃”的名头，却似乎都不如成都如此普遍。据我推断，成都人敢于频频亮出“好吃”的名头，或许基于两个理由：首先这食物的确好吃味道可口，令人垂涎三尺；其次成都人也的确好吃善吃，有个博大宽广包容一切的好胃口。

犹记得多年前初次来蓉的情景。当时我们一行十多个同事落地成都，到了酒店安排停当已近午夜，却是睡意全无，不约而同溜出，纷纷要去宵夜。尽管此前我们都已在飞机上被航空餐喂饱，依旧按捺不住，要去慰劳自己娇气的肠胃，仿佛不如此，便不算已经来了成都。

然而，这时候谁也不知成都的食街位于何处。夜色茫茫，伫立街头，我们像一群无头苍蝇般乱撞，无奈唯有坐了出租车任由司机摆布。驶过几个街区，停车处，眼前只有一家孤零零的豪华酒楼。真是鸡同鸭讲，我们想去的乃是密密麻麻满是大排档的一条街。幸好马路旁就有一条小巷，散落着两三家大排档。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们随便拣了一家径直进去。正是在这里，我们吃到了当时尚未风靡神州的串串。串串其精妙之处就在于一个“串”字，凡天下食物皆可“串”起。夜已深，各种食材源源不断输送面前：毛肚、川肠、鱿鱼、鳝鱼、鸭肠、鸡胗、肉片、肉丸、白菜、土豆片、藕片、韭菜……统统变为串串。我们也掌握了吃串串的正确方法，原来并非如吃羊肉串那般，要一串串点杀，而是握上一大把，将其一次豪迈地撸下，一举歼灭。这种吃法，不但酣畅淋漓，而且效率惊人。最后检点战果，尽管是黎明前的一战，我们中有人仍创下了一百零八串的最高纪录。

随后几日，我们转战别处，吃到了成都火锅。虽说火锅遍地开花，可唯有到了川渝地区恐怕才能真正领略那麻酥酥、火辣辣的火锅。惜乎我们在座的都是舌尖上的保皇派，谈“辣”色变，硬生生将一锅红汤变为清汤，致使那晚的火锅在我的味觉里留下的是不温不火、极为寡淡的记忆。

前些年有幸结识了贵哥等一众成都朋友，经不住他们一再热情相邀，几年里我频频赴蓉。逗留期间，弥补了味蕾上缺失的一环。

那年四月甫来锦城的当晚，贵哥就在市区一家名为“佬革命火锅”的店里，摆开阵势为我们接风。一如其名，“佬革命”内弥漫着一股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，服务员俨如当年红卫兵小将的装扮，墙壁上张贴着“辣得心甘情愿，麻得无怨无悔”的标语，我们每人还系了军装风的围裙披挂上阵。再看看那一锅端上来浑似脸盆般沸腾的汤底，红红的辣椒和麻麻的花椒载浮载沉，让我觉得这餐火锅是大阵仗，马虎不得，非要拿出气吞山河的万丈豪情不可。

肥牛、鸭肠、丸子、黄喉、毛肚……也不知在火锅里涮了多少东西，在酒精和成都朋友神侃的双重作用下，一晚上我都是口干舌燥晕乎乎。我就像在锅底畅游了一番，或者洗了一次火锅的桑拿浴。不过，过后却觉得味蕾获得了解救，并且周身舒泰，一股浩然之气似乎正从胸间滋生。

席间，贵哥说有些成都人不愿离开四川，就是因为吃不到正宗的四川火锅，或者哪怕去了外地几天，就想着快快回来，而回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吃一次正宗火锅，好让自己真正“醒”过来。

当然，成都也非只有火锅专美，那次在东郊记忆食堂，品尝了一道夫妻肺片，彻底改变了我对这道菜的固有印象，不免多吃了几口，再回头下箸，却发现盘中早已见底。原来大家都用筷子为这道菜投了票。临行前夕，朋友程远的夫人还念念不忘，怂恿大家再一次杀回东郊记忆食堂。

在成都数日，友人天天宴请，吃遍了成都，肚囊里也仿佛将一年的油水都存储下来。临行前夜，贵哥似乎还嫌不够，非要再整一桌告别宴不可。我们按照他发来的定位，从宾馆赶到目的地，却发现是一个星级酒店的餐厅。望着一桌大鱼大肉，我不免略感失望。此次来蓉，友人可谓热情有加关怀备至，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，那就是不曾带我们去成都人至爱的苍蝇馆子寻味。也巧刚才在我们来时的路上，转过一个街角，就发现了藏身路旁的一家苍蝇馆子，当时心想，告别宴若是设在这里该有多好。但贵哥也许觉得苍蝇馆子对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拿不出手。其实，这样的地方，若非当地人，是不可能知其存在的。苍蝇馆子谓其小，貌不惊人，成都人却敢以“苍蝇”命名，足见其生性的幽默。苍蝇乃不洁之物，在此与食物和餐厅搭配，却使人感到亲切和巴适。从网上得知，苍蝇馆子才是成都人矢志不渝的至爱，因那里集聚了人情味和烟火味——而人情味和烟火味才是真正维系一家馆子的灵魂所在。

这倒给了我下一次再去成都的理由。去过多次，我自然不可能变为一个美食家或者饕餮之徒，但渐渐地像一个成都人那样，变得好吃会吃善吃能吃，倒是大有希望的。



田野 汪志国 摄

转身

胡铭

望着窗外，一切如初，天依然那么蓝。这寻常的美景，反而搅乱了女儿的内心。

英国人很淡定，新冠肺炎的肆虐，也无法改变他们的乐观态度，活动照样开展，宴会照样举行。身居英国的女儿，心，总是悬着的。华人不敢轻易戴口罩，否则要遭到他人的嘲讽、辱骂。每次出门，女儿小心翼翼地在包里塞上口罩，可一次都没有派上用场。她害怕那种像剑一般的眼神。

教学改为网上进行。孩子们囤足食物，开始了蜗居生活。如何更好地防护和生存，是她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，也是其人生一次极大的挑战。基于风险、经济、签证、学业等诸多因素，同学们没有统一意见。面对不可预知的疫情，每种选择都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之分。

“我想回家！我要回家！”女儿的选择是无奈之中透出坚决。

“你是一个成年人，爸妈尊重你的选择。”在我看来，她出国读研后，得到了历练，有自己认知和判断。

“我们只有很好地活着，才能很好地学习。”女儿如是说。

是啊，生命只有一次，唯有珍惜、敬畏，才能使生命富有色彩和意义。

票价飙升，部分航班停飞。刷票，俨然成了留学生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。或许是出于新闻专业的敏感，女儿关注到一篇预测英国可能取消哪些航班的文章。

她终于订好了从伦敦起飞的机票，从曼彻斯特飞往上海，中途在埃塞俄比亚转机，尽管中转时间比较长，但女儿觉得靠谱，一是非洲疫情相对不重，停留所带来的危险性较小，二是亚的斯亚贝巴机场是中国援建，通常情况下滞留的概率很低，三是毕竟能提前几天，减少一些变数。“多花一点钱还是值得的。”女儿告诉我们。

“有同学跟你一道回国吗？”

“有的。你们不必担心。我们还

准备包车去机场，避免途中麻烦。”

可是我们哪里知道，女儿做好一人独行的打算，为了安慰我们，才撒出这样一个善意的谎言。

女儿穿好防护服，戴上口罩、手套和帽子，拖着超过自身体重的两只大箱子，转身出发了。那身影，虽瘦小，却挺立。

检测完毕，步入机舱时，她才敢确认航班没有取消。飞机起飞了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很寂静。俯看傍晚时分的英伦大地，稀疏的灯光尽力地撑开空间。突然，女儿鼻子一酸，有种涩苦味，那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感受。

返境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病毒的入侵，更有不同的声音对此加以评说。这道题目有标准答案吗？没有。做题的过程，便是方法诞生的过程。异国游子，是祖国的孩子，危难之下，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才体味出温暖。

飞机在亚的斯亚贝巴降落，偌大的机场与人数不相匹配，女儿的心也变得开阔明朗起来。十几个小时内她没有进食，仅喝了几口水。说是煎熬，也不过分。饿得实在难受的时候，她以最快的速度，吃了一碗面条，喝下一瓶矿泉水，又打起精神。在熬过了十七个小时的等待之后，终于可以再次走到检票口，然后飞机起飞了。

飞机最终在上海浦东机场滑行，停稳。国内的防控措施的确一流，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，逐一叫上旅客的名字，予以核对，并进行相关检测。为了做到无缝对接，各省市的医疗救护车辆依次进入机场，返境人员对号上车。

辗转三个洲，历时六十多个小时，终于抵达安庆。女儿下了车，有疲惫，也有胜利者的微笑，她在远处朝我们挥手。之后她将接受十四天的隔离。此行前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有时候，转身，不是逃避，而是更好地面对。”我觉得她说的很在理。